論語正義

論語正義卷十四

寶應劉寶楠學

先進第十一　集解

凡二十三章正義曰皇邢本皆二十四章釋文從鄭氏以德行章合上從我於陳蔡爲一章然集解本各自爲章故不引鄭說則此所云二十三章三字當爲陸所改也又釋文於回也章云或別爲章今所不用亦是依集解故不用或說朱子集注則德行章回也章論篤章皆別章凡二十六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注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正義曰鄭注云

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鄭此注文不備莫由知其
義愚謂此篇皆說弟子言行先進後進即指弟子大戴禮
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盧辯注引
此文則先進後進皆謂弟子受夫子所施之教進學於此
也禮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
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
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
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
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
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侑書大傳古之帝王
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爵有三年使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
年二十入大學十大節焉踐大義焉小師取小學之賢者
登之大學大師見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
是古用人之法取令先習禮樂而後出仕子產所云學而
後入政者也其皆之俊選不嫌有卑賤故主大子等入學
皆以齒所謂天國元子視士者也夫子以先進於禮樂爲
野人野人者凡子未有爵祿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廢
卿大夫皆世爵民皆未嘗學問及服官之後其賢者則思
爲禮樂之事故祿時後進於禮樂爲君子君子者卿大夫

之稱也觀子路問成人夫子答以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諸人又云文之以禮樂可為成人此四人先已出仕若文以禮樂則亦後進於禮樂之君子也夫子弟子多是未學故亟亟以禮樂敎之所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卽是從先進而冉求則以禮樂顯俟君子子路且以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乃為學讀書者讀禮樂之書也當時子路冉有皆已仕未遑禮樂而夫子以禮樂焉重故欲從先進變當時世爵祿之法從古選舉正制也用之謂用其人也後進於禮樂雖亦賢者然朝廷用人當依正制且慮有不自盡入仕途也此章之義沈薶千載自盧辨戴記注發之而後人莫之能省至刑疏但知先進後進指弟子而以進為仕進以從先進為歸滔素猶依注說為之宋氏翔鳳發微謂先進為士民有德者登進為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後進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為民上是謂君子說皆得之但以進為仕進先進為殷法先進後進俱不兼弟子向未為是故略本諸義別為釋之○注先進至人也○正義曰以先進後進為仕先後輩者王制言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曰進士孟子言治則進有仕義管子宙合云是故聖人傳之簡筴傳以告後進又云故傳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是先進後進謂人之先後

仕者也言輩者非一之辭禮樂因世損益者禮樂隨風俗爲盛衰故質勝當救之以文文勝當救之以質是於文質二者之中或損或益也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者與卽於字之誤言夫子稱後進爲君子是其禮樂俱能因世損益得時之中也邢疏申此注謂先進當襄昭之世後進當定衰之世皆謂夫子同時人案夫子論文質甚貴時中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文亦是得中之文其有爲尙質之論皆是救時之法如奢儉易戚俱爲失體夫子則甯從儉從戚亦以二者俱不得中故甯從質勝不從文勝也若顯然擧一中道稱爲君子而不欲從之則與平時所稱爲彬彬所稱爲從周者不令下篇棘子成欲棄文從質子貢郎深斥之若如此注所云則夫子正與棘子成同見而奚其可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注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正義曰陳蔡之厄史記孔子世家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後在魯哀六年朱子據論語以爲自衛如陳在魯哀二年江氏永鄉黨圖考以爲

在魯哀四年其言曰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間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間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間則當在哀四年自陳適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又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接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請梁致葉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今案江說甚覈然史記亦自可從先從叔丹徙君經傳小記爾雅淮南有州黎立注今在壽春縣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圍故飢於黎立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間鹽鐵論所謂黎立蓋郎州黎之立也此直從史記在六年而陳蔡之間據新遷之蔡言蓋其地距陳雖遠然中間無他國相隔則亦爲陳蔡之間矣當時從遊弟子據世家有顏淵子貢子路弟子列傳有子張呂氏春秋慎人篇有宰予此外皆無考鄭

氏以下章德行云云合此爲一章然冉有於魯哀三年爲季康子所召不應於此年復有一冉有從夫子也尤氏侗艮齋雜說引陳善辨曰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斯知鄭說未敢從也皆不及門也皇本門下有者字◦注言弟至其所◦正義曰孔門弟子無仕陳蔡者故注以爲不及仕進之門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即此所云不及門也孔子世家言匡人拘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雖甯武子非孔子同時人然必有從者臣衛之事謀以厲之甯武子耳及陳蔡之厄孔子亦使子貢如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免又檀弓言夫子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可知夫子周遊亦賴羣弟子仕進得以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厄也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堯典闕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鄭以門爲卿士之門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帥以門名注云帥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徵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春

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卿之子稱門子是卿以門名卿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仕于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正義曰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盧氏文弨攷證曰鄭云當作鄭氏案鄭氏非辨見前疏皇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是此四科為夫子平時所論列不必在從陳蔡時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當出古論周官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顏子好學於聖道未達一間閔子騫以孝格其親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並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夫子深歎惜之此四子為德行之選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為說辭

冉伯牛閔子善言德行孔子衆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是言語以辭命爲重毛詩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此九者皆是辭命亦皆是言語皇疏引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范以當時最重邦交故言語當指此事亦是舉彼一端以例其餘弟子列傳宰予利口辨辭子貢利口巧辭是宰我子貢爲言語之選也夫子言非也藝由也果可使從政是冉有季路爲政事之選也沈氏德潛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暨陶詠猶無諸節其間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可知矣朱氏彝尊文水縣卜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删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觀之是

于游子夏爲文學之選也皇疏引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又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案王說是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此則故爲苟論不免以辭害義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注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起發增益於己注助益至於己。正義曰爾雅釋詁助勵也勵佐助也說文助左也左即佐此訓益者引申之義教學本是相長故夫子言予夏爲起予正以質疑問難義益可明也說如說釋之說曾子立事云問而不決承問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乎也不說猶言不解學記云相說而解此注云聞言即解亦以解訓說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亹亹之譽爲七十子之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子

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正義曰閔子稱字者夫子述時人所稱也昆者毛詩葛藟傳昆兄也爾雅釋親昆兄也說文周人謂兄曰昆從昆弟昆是本字昆是隸省昆則音近假借也亢倉子順道篇閔子騫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注言子至之言。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漢書杜鄰傳舉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于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為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惟不苟於從令務使親所行均合於義人乃無非間其親之言是乃得為孝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所以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以其非苟從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卽指此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温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

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
子溫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遣是其上事父母
兩弟溫燠無慍心而恐母遣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
父感之其後母與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
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
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勤靜盡善也閔子之孝不啻
大舛之父不格姦若荼世子不肯傷公之心不言志而死
非可言孝也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閔之言不是無
非閒閔子之言乃無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今案論衡
知實篇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道宜愈子騫瞽瞍與象使舜治廩
浚井意欲殺舜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
避不行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間非父弟萬
世不滅是漢世說此文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為孝陳
君此注義正然也韓詩外傳載此事云母悔
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可為焦說取證

南容三復白圭(注)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

以其兄之子妻之正義曰古人言數之多自三始故此稱三復也仲尼弟子列傳三復白圭之玷多之玷二字當出古論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言一日三復者猶子路終身誦之也張栻論語解謹言如此則謹行可知○注詩云至言也○正義曰稱詩云者大雅抑篇文毛傳云玷缺也說文刮缺也從刀占聲詩曰白圭之刮義與毛同今詩段玷為刮玷訓玉有瑕不訓缺也不可為者為治也南容一日三復此四語而注云讀詩至此三反覆之者是據初讀時言其後遂日誦以為戒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正義曰釋文云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案皇邢本皆有季字又皇本今也則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皇疏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為卑故略以相酬也案

疏後說是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是其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注孔曰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注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正義曰顏子卒年據公羊傳及史記孔子世家當在子路之死及獲麟之前故江氏永聖蹟表載於哀十三年時夫子年七十一也說詳雍也篇疏以爲之椁高麗本足利本無此四字阮氏元校勘記曰釋文至下文無椁始作音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也說文云槨有木郭也從木郭聲今論語皇本作槨與椁一字白虎通崩薨篇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據喪大記士有雜木椁但顏子家貧不能備椁故顏路爲之請耳才謂顏子不才謂伯魚史

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語本姓解云孔子年十九娶宋之开官氏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夫子年正二十二三爲昭十一十二年其死當在哀公十一年夫子年六十九江氏永聖蹟表差後一年五經異義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己死稱名左氏說旣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從左氏穀梁說玄之聞也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梓死是實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案鄭駁是也許君必謂鯉死爲設言者意以史記言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又列子淮南子皆以顏子天死而伯魚之死年已五十則鯉死應在顏子之後不知史記言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前人謂三十爲四十之譏而列子淮南皆傳聞之誤本不爲據鯉死旣在顏子前則論語非爲設言可知棺者白虎通崩薨篇棺之爲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說文棺闕也所以掩尸有棺無梓亦因貧之故所謂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者也徒說文𨑒步行也今經傳皆作徒易賁初九舍車而徒詩黍苗我徒我輩皆謂步行也吾不徒行以爲之梓言未嘗賁車以爲梓也孔子初仕魯爲大夫及去位從士禮其後魯人

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爵而不居位若大夫致仕者然故但從大夫之後孔子世家所以言魯終不能用孔子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亦以孔子時從大夫後矣既從大夫之後與聞國政故畜有馬以乘不得徒行王制云君子耆老不徒行是也案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椁不嫌於自請者公羊隱元年傳喪事有賵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是賵喪之禮本有車馬故夫子於舊館人之喪說驂以贈今此顏子死夫子必亦有賵而顏路復請子之車以爲椁哀痛追切不遑計及於禮當否且知夫子於顏淵詛厚不妨以情告也趨岐孟子公孫丑章句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周官宰夫注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賈疏云隱公三年公羊文云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蓋通於下何休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是不合求故抑之也由買此言顏路請車禮有未合夫子以其哀追不欲深責而但婉言告之至以鯉死爲比則亦親顏子猶子矣皇本吾不下有可字不可上有吾以二字徒行下無也字○皇本注路顏至作椁○正義

日鄭注云欲得賣之以爲顏淵作椁也顏路顏回之父此僞孔所襲弟子列傳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注鯉孔至辭也○正義曰鄭注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此僞孔所襲家語本姓解云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案顏子卒時夫子久不居位而注云時爲大夫謙言從大夫之後顯然謬誤其爲僞託無疑

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注天喪予者若喪己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正義曰漢書董仲舒傳贊劉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顏師古注言失其輔佐也蓋天生聖人必有賢才爲之輔佐今天生德於夫子復生顏子爲聖人之耦並不見用於世而顏子不幸短命死矣此亦天亡夫子之徵故曰天喪予○注噫痛傷之聲○正義曰何休公羊傳注噫咄嗟貌詩噫嘻傳噫歎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注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注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正義曰皇疏云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案皇本曰有慟乎曰上有子字又誰爲下有慟字。注慟哀過也。正義曰說文無慟字漢碑多作恫恫當即慟省鄭注云慟變動容貌亦以慟字從動得義此即是哀過鄭與馬不異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注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注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制止非其厚葬故云耳正義曰厚葬者謂凡葬事求豐備也晉語欒共子云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顏子事夫子猶父故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同於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之義也史記弟子傳夫子言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及夫子沒門人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則皆同顏子事夫子猶父矣然夫子喪顏子若喪子而無服是亦視回猶子惟不能止門人之厚葬終心自歎故深責二三子也唐石經初刻猶子下也字作曰○注言回至云耳○正義曰鄭注顏路欲聽門人厚葬之同馬義吳氏嘉賓說喪具稱家之有無然而禮有賻喪者賻之亦惟其稱焉耳使顏子死無附身以斂無附棺以爲葬鄉與友說驂竭財以助之可也是非得巳也有棺而無椁有葬而爲之厚葬則非也以其得巳也君子所以受於人者義如此必不得巳而後受祔可以巳而巳故日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巳矣夫子之祇顏子祇之猶其生也彼門人者以其生之所不受者而與之是死之也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注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正義曰事

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焉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知或以事人鬼下脫神字非也趙氏佑溫故錄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古之所爲事鬼神者嘗無不至則子路之問不爲不切夫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享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云事鬼也莫非敎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敦於父兄而愛敬能達乎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神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遠死之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嘗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毋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諒爲名者皆惟其知生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懋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卽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違之卽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敎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嚴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皇邢本唐宋石經也敢問上有曰字○注陳曰至不答○正義曰世說簡傲篇注引馬

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與此陳注同當是彼文誤引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注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注孔曰不得以壽終

正義曰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閔子者閻氏若璩釋地三續謂以德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騫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是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㐰㐰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衎衎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衎衎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衎衎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

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決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强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剛柔不齊惟各盡其性斯有所成立可同歸於善也朱子集注云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又一義亦通行行訓剛强此會意釋名釋姿容兩腳進曰行行抗足而前也漢孫根碑行行義勇。注不得以壽終。正義曰皇疏云後果死衛難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注 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注 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 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注藏財貨

曰府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心翟氏灝考異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蓄積可備騷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己故於己事後率魯人卑其閈閎俾後之君失所憑恃其心尚可問乎閔子能爲微辭諷之則與聖人彊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凌氏鳴喈解義曰昔昭公嘗居是伐季氏矣定哀之閒三家因欲改爲之將以弱所恃也稱魯人衆也是時三家皆欲之包氏愼言溫故錄案長府宮館之屬非藏名也漢書元帝紀詔曰惟德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注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此足爲證昭公欲伐季氏而先居長府必其地爲君常所臨幸故人不以爲疑魯人爲長府蓋欲擴其舊居以壯觀瞻魯君失民數世矣隱民皆取食於季氏復爲長府以重勞之是爲淵驅魚也閔子故婉言以諷之後漢書郎顗傳顗上書曰夏禹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以爲諸所繕修事可減省郎顗引經亦以長府爲宮館義與元帝詔共合符契不可易也案諸說略有異同惟閻氏得之而義亦未盡蓋府不自是藏名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財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

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財入焉又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是兵器藏內府不藏外府然則玉府府掌兵器亦當在內魯之長府自是在內而爲兵器貨賄所藏魯君左右多爲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不敢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伐季氏且以使之不疑耳昭公伐季氏在廿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人爲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虞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子家羈以力阻其謀宋樂祁諫知魯君必不能逞而閔子亦言仍舊貫言但仍舊事略加葺治何必改作以諷使公無妄動也論語書之曰魯人明爲公諱且非公意也當時伐季之謀路人皆知閔子所言正指其事然其辭微而婉故夫子稱其言必有中也若如翟說魯人指季平子資說魯人指三家在定哀時爲長府者欲改爲之以奪魯君之所恃夫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其事已無成定哀即欲伐季氏亦斷無仍居長府蹈此覆轍而煩三家之重慮之也且季既患公復居長府何不毀壞之而反從而修治也耶如包說長府是別宮非藏名則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將何所取意耶諸說於情事多未能合若閔氏以長府去季氏家近亦非是長府自在公宮內也。注長府至改作。正義曰說文府文書藏也廣雅

釋宮府舍也府聚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府許祇言文書者舉一以例之也鄭云藏財貨者凡居財貨曰府故周官玉府內府外府又大府泉府皆稱府也仍因貫事並爾雅釋詁文王氏念孫說貫訓行亦通見前一貫章疏鄭注又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惠氏棟九經古義楊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魯讀仁字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注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

正義曰白虎通禮樂篇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邵氏晉涵正義引禮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與郭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而風俗通又言今瑟長五尺五寸皆是依倣古制不能晝一皇本作由之鼓瑟似因注誤衍升堂入室喻學道有

淺深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則後楣以北爲室與房矣凡入室必由堂至入室則已觀止故夫子言善人之道亦以入室爲喻也說苑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莊恭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此相傳子路鼓瑟夫子責之之事○注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正義

曰雅頌以音言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又樂書云樂之雅頌猶詩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注孔曰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注愈猶勝也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過猶不及下有也字。注言俱不得中。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鄭注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案敏鈍以氣質言觀子張與子夏除喪而見孔子子張彈琴成聲曰以不敢不及子夏彈琴不成聲曰不敢過也可見中庸云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下卽引顏子之擇中庸舜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明過與不及皆有所失故惟以禮制之中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注孔曰周公天

子之宰卿士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

正義曰季氏富於周公者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後宣公稅畝已爲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量校所入踰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公羊定八年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宰至于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聚斂者說文聚會也斂收也爾雅釋詁斂聚也二字訓義亦同胡氏紹勳拾義解聚字爲驟謂急於斂取亦備一解大學引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其下言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卽指聚斂之臣言附益者說文坿益也附與坿同漢書哀帝紀武有衡山淮南之謀設附益之法亦謂徵斂之厚鄭注此云求冉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之聚民財以增之增卽附益之義孟子離婁篇孟子曰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岐注季氏魯卿季康子冉求家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

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語載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何休公羊注解用田賦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何解賦爲財物而孟子以爲賦粟倍他日卽財物也倍他日者以倍乎稅畝之制也倍之爲言大略之辭賈逵杜預解左傳以賦爲軍制誤矣用田賦自是季氏之謀特冉子不能救止其事故夫子深責之見凡爲人臣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冀季孫聞善言能改悟也鳴鼓謂擊鼓使鳴也皇本而下附謚之之作也鳴鼓下無而字○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周公封魯元子嗣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官於王朝爲卿士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此注知不然者春秋內外傳皆舉周公

典籍是夫子欲以周公所制賦法正季氏之失故此文郎言富於周公以譏之也若泛指天子之宰便爲迥遠且與內外傳所言周公不合。注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晉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昭十七年傳曰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杜注謂天子責羣陰諸侯自責是凡責讓多用鼓也說文攻擊也此訓責者引申之義宋氏翔鳳發微云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强禦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隳去公室攘奪克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

柴也愚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注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注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

文過由也喭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正義曰此節亦夫子所論而不著子曰與前四科同師也辟朱子集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案便辟猶盤辟武氏億羣經義證案墨子再拜便辟是便辟與再拜連文即漢書何武傳見所舉者樂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儒林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盤亦便之轉案荀子非十二子云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孔子曰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也改之皆可證竊謂愚魯近狷師喭近狂故大子顚與之進於禮樂也其後四子德成學立故子貢答衛將軍文子咸稱其美行矣皇本辟作僻此依馬注誤改喭書無逸疏引作諺阮氏元校勘記說文有諺無喭喭乃諺之俗字。疏注弟子至之愚。正義曰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集解引鄭玄曰衛人子羔亦稱季羔見左傳檀弓作子皋鄭同家語作高子皋齊人少孔子四十歲高既為氏不當又為字三十四積晝相亂衛齊二說亦異當以鄭氏為是愚謂如古之愚者直也。注魯鈍也。正義曰說文云魯鈍詞也論語曰參也魯段氏玉裁注左傳魯人以為敏謂鈍人也釋名曰魯魯鈍也國多山

水民性樸鈍按椎釋幽莽皆卽此。注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正義曰注以僻釋辟非是經文作僻但邪僻文過乃小人怙惡之行不可以儗子張。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喭。正義曰釋文云畔喭皇本釋文所見本並作昄喭書無逸云乃逸乃諺僞孔傳叛諺不恭叛諺與畔喭同焦氏循論語補疏大雅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強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云雲撤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諺聲近相通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

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正義曰蘇氏秉國四書求是云其庶乎未明指其所庶若何以下文不受命對觀之蓋即指受命而言案蘇說是也命謂祿命也古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兼為之者凡其所業以為命所受如此也子貢學於夫子而又貨殖非不受命而何俞氏樾平議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以用禮考之質劑掌於官廛量純制掌於官貨賄之璽節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此其濫觴與蓋不屬於官即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弟亦復為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也案俞說亦近理若然則其庶乎仍謂庶幾聖道也廣雅釋詁殖積也周語財蕃殖韋昭解殖長也子貢貨殖謂居貨財以生殖也億度也皇本億作憶漢書貨殖傳漢陳度碑引董作意字異義同貨殖傳

云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班傳全引此文而以賜不受命二句爲孔子所譏是意則屢中卽承上貨殖言論衡知實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善意以得貨之利蓋論衡以意貴賤之期解意字數得其時數解屢字得其時解中字此漢人解誼之最顯然可據者皇疏引殷仲堪曰不受矯君命江熙曰賜不濁世之榮以不受命爲辭祿與貨殖傳子貢仕衛不合非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庶幾尚也又云庶幸也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謂庶庶幾幾於道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毛傳空窮也引申之凡貧窮無財者亦謂之空史記伯夷列傳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鹽鐵論地廣云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是漢人解屢空皆爲空匱注前說是也財貨者說文貨財也億度是非者謂於事理之是非能先

億度之也皇疏云故左傳邾隱公朝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億中之類也案漢書眭宏等傳贊漢興推陰陽之災異者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此明謂億度事理注說亦非無本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注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涂堂戶之跡而後循循然至也案孔說是也踐迹者謂學禮樂之事也善人質美未學故必進於禮樂乃可入室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㠯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㠯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據志此言以善人指諸侯言上篇言聖人善人吾不得見之彼言善人義亦同也王者

目德教化民制禮作樂功致太平若善人爲邦百年仍不能興禮樂之事故僅可勝殘去殺若仁道猶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漢志所云於義亦通釋文迹本亦作跡說文迹步處也蹟或從足責速籀文迹从速並不作跡是跡乃俗迹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注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正義曰邢疏云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案夫子言善人不得見之及此言及善人舉所見論篤君子色莊三者以當之蓋此三者皆可謂之善人然容有似是而非者與乎其間故但爲疑辭或言與或言乎者文法之變。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鄙行約孝經文擇與殬同敗也彼作擇行謂無敗行

子路問聞斯行諸 注 包曰賑窮救乏之事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注 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 冉有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注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注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正義曰觀公西華之問冉有亦當有父兄在而夫子答之與答子路異此亦所以惑也夫聞義卽當力行君子善則歸親苟有所爲而合於義稱父母或兄之命焉可也若必待稟命而或爲父兄所阻不得行是亦奚得爲義但子路有聞卽行其中有宜稟命父兄而迫不能待不特失承順之道並其所行或因急遽而未合於義此夫子所以抑之也至冉有固自言說子之道而以力不足自諉者不思其不稟命但慮其逡巡退縮而爲之不勇耳夫子所以進之二子之問非在一時而公西華之窺聖人有以得其異同亦可謂善學者矣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皇本行之下有也字○注賑窮救乏之事○正義曰義事多端注必指賑窮救乏者舉所重言之錢氏

大昕潛研堂文集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云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注言冉至正之。正義曰謙退者謙與慊同不足用也冉有子路各有所失夫子教之亦因其所失正之不能同也學記云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注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也正義曰曲禮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顏子事夫子猶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呂氏春秋勸學篇曾子

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畏死於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於父也此周秦人解誼之最古者蓋顏子隨夫子行忽遇匡人之難相失在後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則疑其爲匡人所殺雖在顏子必不輕身赴鬬如子路之所慍怒奮戟然亂離之時或不幸而死於非命此亦人事之恒有及後顏子來見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顏子之未死也至顏子之對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夫子遇難而曰予在何也蓋以夫子狀類陽虎匡人疑爲陽虎而誤圍之非眞欲殺夫子此直俟其細詢蹤跡審其動靜自足知之之書傳言夫子弦歌不輟曲三終而匡人解甲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此豈陽虎之所能爲者蓋不待夫子自辨而聖德光著匡人已知其非陽虎矣夫子之不輕於一死顏子蓋眞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就死自必潛身遠害或從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也惟知子在故顏子獨後惟顏子獨後而夫子又疑爲死聖賢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他說以死爲先字之誤或以子在爲在圍中死爲赴鬬皆不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注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注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注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注孔曰問爲臣皆當從所欲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正義曰釋文云恖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大臣者謂公卿大夫爲諸侯佐者也異者謂異人也若顏淵仲弓之類曾由與求之問曾猶乃也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謂事君當以正道若君所行有過失卽以道諫正之止謂去位不仕也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白虎通諫諍篇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伸卑孤惡君也並言大臣事君之法劉敞春秋意林

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包氏愼言韞故錄韓詩外傳云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然而不亡者以有冉求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諍臣者其國昌依此則二子事季亦能匡正以道故季子然以大臣許之而夫子斥之者以其不能以去就爭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曹羈下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夫二子非黨惡之臣然不能直伸己志折奸人僭竊之萌故曰具臣張栻論語解或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狥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至蹉跌以至於從人弑君者多矣如荀或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案夫子此言明二子尚能守正亦所以警季氏使無自陷大逆也。注子然季氏子弟。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徵云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䟽氏望論語注疑子然卽季襄。注謂子至大乎。正義曰注以

異爲異事曾爲則並不合。注言備臣數而已。正義曰說文云具共置也廣雅釋詁具備也大夫家臣當有員數此二子仕季亦但備數任職事不能如大臣能匡正人主也漢書翟方進傳爲具臣自全身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注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注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郈宰論衡藝增篇亦作郈宰臧氏望說史記費字後人所增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釋郈在鄆城宿縣未言費所在知所見本無費字漢地理志東平國無鹽縣有郈鄉今山東東平州東境也子路以墮郈後不可無良宰故欲任子羔治之案臧說頗近理然論語集解亦不釋郈則包周馬鄭諸家所據本皆作費豈當時已文誤莫之能正耶所當闕疑各就文解之也有民人者民謂庶人在官人謂羣有司皆

所以佐宰治事也有社稷者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稷者穀神白虎通社稷篇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夏氏炘學禮管釋社稷皆祀土神也土爰稼穡社與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其祀於一壇歷考諸經傳只有社壇並無稷壇自王莽官社之外復增官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義矣案天子諸侯行禮於社甚多白虎通祇舉求祇言者以社稷皆土神求報是其正祭不煩廣說他事也大夫祭社稷亦是春求秋報凡舉民事時皆同矣讀書者說文云讀誦書也書者詩書禮樂之統名於時世卿持祿不由學進故子路言仕宦亦不以讀書爲重也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即夫子此言之旨左氏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

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與夫子此語意同。注所以爲賊害。正義曰說文云賊敗也敗害義近。注疾其至知窮。正義曰上篇言佞事云禦人以口給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遂猶成也窮謂理窮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注孔曰晳曾參父名點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注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注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注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曰注率爾先三人對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注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注方義方夫子哂之注馬曰哂笑也正義曰侍坐者謂四子侍於夫子坐側上篇或言侍或言侍側此獨言侍坐明四子亦坐也子路少夫子九歲冉有少夫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夫子四十二歲惟曾晳年無考其坐次在子路下是視子路年稍後夫子長於四子不欲多引年故謙言一日也毋吾以者毋與無同皇本作無以用也言此身既差長已衰老無人用我也釋文云吾以鄭本作已鄭謂毋以我長之故已而不言已止也義似紆曲夫子自言身老若四子則年力未衰宜爲世用故就其平居所發論誘之盡言以觀其才志何如耳率爾皇本作卒爾注同莊子人間世注率然附之釋文率本又作卒是率卒二字通用加之以師旅者謂已國有征討及他國來侵伐者也加者言也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從帀從自自四帀衆意也軍之五百人爲旅從㫃從从从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因之以箴

饉者老子儉武篇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所謂因也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郭注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邵氏晉涵正義穀梁襄十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此以穀入多寡分立差等兼取蔬饉爲名其實五者皆爲饑也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饑墨子以五穀不收爲饑一合於雅訓矣案穀不熟蔬不熟皆可名饉爾雅及穀梁墨子各具一義釋文饑鄭本作飢說文飢餓也義稍別今經傳通用由也爲之者爲治也比及三年者比近也見廣雅釋詁周官小司徒云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言三載考績三考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比及三年初奏績之時已有成功蓋子路長於治軍旅故夫子亦言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也。注晳曾參父名點。正義曰弟子列傳曾葳字晳曾參父說文黮雖晳而黑也從黑箴聲古人名黮字晳段注弟子列傳曾葳字晳奚容箴字子晳又狄黑字晳葳箴皆黮之省論語曾晳名點則同音假借

字也。注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正義曰注意吾以二字爲倒詞於文未順又難對之義非經所有逆非是。注率爾先三人對。正義曰率者輕遽之意孟子梁惠王篇卒然問曰卒率義同曲禮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云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案四子以子路爲年長自當先對但亦當顧望不得急遽先三人也又其言自負太甚故夫子以爲不讓。注攝迫也。正義曰迫謂迫近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楊倞注隘窮也懾猶戚也此戚卽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注方義方。正義曰廣雅釋詁方義也鄭注此云方禮法也禮法卽是義漢書禮樂志引此句解之云教目禮誼之謂也與鄭注及此注同司馬法云古之教民必立貫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投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是其義也。注哂笑。正義曰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矧本又作哂是哂與矧同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弞笑不壞顏曰弞從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弞爲正矧是叚藉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謂曾晳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注）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正義）曰爾何如者謂其志何如也方六七十里者謂國之四竟以正方計之有此數也如五六十里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與也及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書堯典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史記虞卿傳趙王問樓緩與曰予秦地如毋予孰吉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其證如與聲相近故如訓爲與與亦可訓爲如足民者謂一使民財用足也亦待三年者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攷績然則足民亦須以三年計之也皇本民下有也字。注求性至而已。正義曰冉求能治大國而祇言小國是其性謙退也王制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

大司徒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王制孟子不同蓋周官言封域王制孟子專就出稅之田言耳春秋時列國兼併小國見侵削不能如制故有此六十里之國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注 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頫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

正義曰宗廟之事鄭注指祭祀胡氏紹勳拾義云宗廟之事祭祀在其中獨此經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下言如會同者會同不在廟而在壇舉宗廟不言朝聘舉會同不言壇坫皆互文見義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言宗廟可該禮器言百官可該朝廷也案胡說是也大夫士助祭無用端服者則宗廟為朝聘可知如會同者如猶與也金氏鶚禮說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

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曲禮云諸侯相見于卻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于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卻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傳云衞子行敬子言於盟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十餘國聚會所謂嘖有煩言者必貴有言語之才以為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又云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為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自注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乃指點詞非更端詞案金說是也左僖八年傳云不赴於同春秋繁露竹林篇會同之事大者主小又云齊頃公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王道篇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據此諸文明列國會盟稱會同也惟如字作指點詞與王氏訓與者義異愚以下文言宗廟會同明宗廟有專指之事則如訓爲與王

義自優而宗廟之事必如胡氏以爲朝聘乃合經旨端章
甫者鄭君注爲諸侯覜朝之服然此是相者所服於諸侯
無涉說文云襦衣正幅從衣耑聲段氏王裁注凡衣及裳
不邪殺之幅曰襦左傳端委杜注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
今衺襦是正幅之名故說文巾部褕下曰正幅裂今經傳
皆作端自是同音叚借凡朝祭之服皆用正幅通得端名
故樂記言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是祭服名端也左傳言
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是朝服名端也胡氏紹勳袷義古時
布廣二尺二寸端用正幅衣形正方自衺鷩至玄端服不
同而其爲端則同何論朝服也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
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康成注云端也者取
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衺等也其袪
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謚一半而謚一則
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賈氏疏云其袪尺二寸據王藻
深衣之袪尺二寸而言也陳氏禮書云謂之端則衣袂與
袪廣衺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
也大夫之袂侈以半而謚一亦非端也夏氏析學禮管釋
又謂男子五冕服五衰服皆端惟弔服弁經侈袂婦人服
侈袂亦以鄭氏爲誤案大夫以上侈袂鄭君此說必非無
據侈袂謂侈於士之袂一尺一寸也蓋士之袂以布一幅

爲之大夫以上之袂加半幅布故曰半而袪一然袂雖侈
仍用正幅何妨得有端名陳夏二君之疑殊所未曉釋名
釋衣服云玄端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此亦舉玄端
以例其餘耳朝服是緇衣素裳玄端則玄衣而裳無定色
緇玄色近緇是七入之黑玄是六入之黑故禮或稱朝服
爲玄端色而冠亦同用玄色謂之玄冠其不同者惟裳與韠
諸飾上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云玄
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前玄後黃胡氏培翬正義玄裳黃裳雜裳三等裳以配玄
端乃上服特牲饋食記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
韠與此同又云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玄端用素裳天
子諸侯用朱裳也金氏榜禮箋解士冠禮云玄端三裳主
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
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
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玄端服唯
見此三裳然則服玄端者無異裳蓋可知也玉藻韠君朱
大夫素士爵韋乃言玄端之韠色不同猶冕弁服之有韞
韍赤韍與裳無涉其說雖與鄭異而於經旨實合蓋韠固
從裳色然亦取其相近如朱色淺黑則近於玄淺赤則近
於黃素色淺白亦近於黃凡色之相近皆可配以爲用不

必裳韠同用一色也荀子哀公篇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云絻而乘路則爲天子冕服蓋冕服亦通名端當用纁裳而云玄裳纁玄色近玄卽纁也天子冕服有玄裳則玄裳非但爲上士所服矣朝聘會同擯相之服經無明文舊說謂君臣同服聘禮賓主既同用皮弁則擯介亦當用皮弁而朝與會同皆爲皮弁可知此於經無徵直以意爲之說案士冠禮主人玄端爵韠擯者玄端賓如主人服賛者玄端從之賈疏云擯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玄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然則主人玄端爲士之正服擯者玄端爲朝服合之論語此文有朝聘會同則凡士之爲擯者自助祭外皆用朝服而非皮弁可知然朝服當云委貌今云章甫者以章甫與委貌同爲玄冠也郊特牲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士冠記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爲父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明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白虎通紼冕云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尙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

者言其追大也案此則三代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班言其
形鄭君兼釋其義互相備耳周用六代禮樂當時本有章
市爲大夫士之冠故夫子冠章甫之冠魯人誦孔子亦云
衮衣章甫及此子華又言端章甫皆當時禮冠用章甫之
證若當時未有此制而夫子與子華乃舍周之委貌而服
殷冠是咩民也乃解者疑其與禮不合又以子華爲謙夫
于華能爲大相而謙言小相可也未有舉其禮服而亦謙
不敢用且未聞以前代之制而用爲謙言此亦理之未可
達矣小相者言諸侯有宗廟會同之事已爲小相佐助君
也上篇夫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言也與賓
客言是大相之事則赤言小相爲謙知大客相衛將軍
文子篇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戴禮其有禮
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篤威儀三
于則雖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
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當賓客之事則道矣謂門
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觀此則子華爲相
是自道其賓然舊時解此節以宗廟爲天子之宗廟會同
爲諸侯見天子之禮端章甫爲諸侯服之夫赤自恩爲諸
侯其奂己甚而會同禮諸侯當服禪冕不聞用玄端章
甫宜閭氏若據四書釋地又積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皆斥

其謬也○注宗廟至之禮○正義曰注以宗廟之事爲諸侯廟祭而解會同爲諸侯時見殷見則皆見天子之禮周官大宰大朝覲會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疏云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即是春朝當秋來即是秋覲當夏來即是夏宗當冬來即是冬遇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西方六服盡來秋冬司農云舉春秋即冬夏可知者經直云大朝覲不言宗遇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又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疏云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覲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若王有故六服眾皆同來是其禮也淩氏曙典故覈云案鄭注云云蓋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謂視朝三事也三者皆須相禮或舉地或舉事或舉服古人文法互見如此案此鄭誤注今

不用也小相在主國曰擯賓國曰介擯介統謂之相【邢疏】曰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案依鄭注祭有朝祭之相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此廟中之相也諸侯覲朝之相無明文周官大宰贊聽治是大相小司寇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太僕正服位皆小相則諸侯覲朝亦有相可知

點爾何如鼓瑟希【注】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

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注】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爲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注】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注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朱子集注云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鼓瑟希者說文云鼓郭也从中又又象其手擊之也周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注出音曰鼓此字處貢兩義毛晃岳珂並分鼓舞字從鼓鐘鼓字從鼓鼓非也方氏觀旭偶記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會點但鼓瑟未有口歌又云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其說而是鏗爾玉篇引作𢪘爾廣雅釋言𢪘擊也𢪘與鏗同說文小徐本鏗下云讀若論語鏗爾舍琴而作大徐本作舍瑟段氏玉裁注依小徐本改正又𢪘下引此文段氏亦改舍琴其說云論語釋文云鏗苦耕反投琴聲是則陸氏本作舍琴而作下文云本今作瑟者後人所增語廣韻曰𢪘琴聲口莖切玉篇曰𢪘口耕切琴聲引論語𢪘爾舍琴而作案由段所引是古本皆作琴字此文孔注云投瑟之聲投瑟必投琴之誤釋文所云投琴即本孔注也作起也曲

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席對敬
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此舉問異事當如前之敬盡君子
有問於已皆當起對對舉就坐若對未舉君子詔已坐亦
得坐若夫子問六言六蔽子路起而對夫子復令之坐是
也若然此三子承夫子之問並應作而後對前不言者從
可知也與鄭本作與云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案廣韻曰
詮善言也本鄭義陳氏鱣古訓曰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
今文遜為與或為全是全與本通故讀與為詮非改字也
案鄭以點為謙言故夫子云何傷以解之若偽孔訓為為
政之具是正點自負有異三子覗子路之率爾更有甚矣
以此知鄭義精審多若此也釋文云亦各言其志一本作
亦各言其志也今皇邢本皆有也字莫春者舉時所値言
之釋文本亦作暮春說文無暮字歸下云日且冥也從日
在茻中引申為遲晚之訓故此春盡言莫春也皇本冠者
上有得字儀禮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
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白虎通紼冕云所以有冠者何冠
者帷也所以帷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
脩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禮所以十九見正而
冠者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童
子者人年十五以上為成童此則未冠者也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者鄭注云沂水出沂山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案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山西北平地發泉流經魯縣故城南沂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尼丘山即鄭注所云沂山此水在魯城東南歷城南西右注泗水鄭注此云魯城南者就雩壇所在言之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曰沂水在今曲阜縣南二里西大滋陽縣境合于泗水論語所謂浴乎沂即此齊亦有沂水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宿遷縣北匯為駱馬湖又南入運河書淮沂其又是也又出武陽之冠石山者亦謂之沂水在今兗州府費縣俗呼小沂水哀二年取沂西田是也案齊之沂水在東故齊乘以魯沂為西沂水也雩壇者雩昨為壇設祭於此有樂舞故曰舞雩爾雅釋訓舞號雩也周官女巫疏引春秋考異郵云雩者吁嗟求雨之聲說文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從雨亏聲雩或從羽雩羽舞也周官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又女巫云旱嘆則舞雩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嘆之事注云旱嘆之事謂雩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岐是雩祭有樂舞也雩壇在沂水上鄭自舉目見言

之水經言壇高三丈其遺曠也饋爲饋酒食者周官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言饋食者著有黍稷祭則雩祭或亦用黍稷與鄭君此處注雖殘佚不完然以饋訓酒食觀之當以雩祭有酒食事矣饋歸字通用魯論作歸依本字釋之少儀燕遊曰歸是也史記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史公采古文論語當作饋於徐廣所見本是也論衡明雩篇解此文云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禘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案論衡說與鄭君同異不可知宋氏翔鳳發微扶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說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啟蟄則夏正

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春盡為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
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已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
沂言祓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與禮節民心
也點之志出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
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僞為故曾晳
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為治
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並與孔子
問意反矣又云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
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
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者皆為
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衆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
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
者蓋是天子雩也又周官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
男巫女巫按論語曾晳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
六人衆有此等又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
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為壇南郊之地雩五精之帝配以先
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天
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疏云正雩則非惟歌舞衆有
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

雩爲雩祭今案宋說雩在正歲四月非二月甚是又以浴
爲祓濯亦較論衡涉水之訓爲確月令仲夏之月令有司
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
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以雩正祀在五月不在四
月鄭注以爲禮文有失又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
修雩禮以求雨則謂秋時因旱得用雩禮若不旱則不雩
與春秋書秋雩之義合而論衡謂周人一歲再祀春以二
月秋以八月是謂秋有雩爲正祀則以漢禮誤觧周制也
又鄭注月令謂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此說四月
正雩之外若冬春夏有旱但用禱不雩惟秋旱得用雩禮
而董氏春秋繁露求雨篇備列春夏季夏秋冬雩祭之法
或董氏言旱甚則然鄭君言春夏冬用禱者指小旱言之
若旱甚亦是用雩禮也沈氏濤孔注辨僞觧龍見而雩云
案古以角亢爲龍以星度攷之龍星昏見蓋在三月春秋
左氏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
角亢晨見東方周語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注曰辰角
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
節也天根見而水涸注曰天根亢氐之間也謂寒露雨畢
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見而草本節解注日本氐也謂寒
露之後十日陽氣盡駟見而隕霜注曰駟天馬房星也謂

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注曰謂霜降之後是蒼龍諸星皆在九月朝見每差五日其在三月昏見亦然故左氏傳梓愼曰火見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三月火見豈容龍見反在四月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大行議謂立夏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是四月角星昏中非初見也詩周頌噫嘻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正義曰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辭是鄭亦以四月雩祭經無明文疑不能定攷漢舊儀夏則龍星見而始雩蓋漢以四月爲正雩故服鄭因之據左傳龍見此經暮春則周之雩月夏正三月也今案沈說甚覈然左傳郊雩嘗烝備列四時之祭則雩之正祭自在四月沈君以龍見在三月固是然三月初見至四月祭之未爲不可經云龍見非云始見月令且云仲夏大雩而謂周無夏雩豈其然乎詩序春夏祈穀鄭以夏無祈穀故舉雩祀當之亦是晤據月令仲夏大雩之文而又未能定故云與以疑之非疑夏無雩祭也至沈君以浴乎沂爲浴土龍點言志爲欲逐季氏卽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季辛兩雩此皆附會於義遠隔今並削之不欲滋後世之疑也予友卿氏與思解此文亦從論衡云春服旣成謂雩之時所

服也國語楚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
主而爲之牲器時服韋昭解時服四時服色所宜又春秋
繁露求雨篇言春雩之制祝服蒼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
舞之是也今案由繁露文觀之此冠者疑即祝類童子即
雩舞童子也五六人者或五人或六人也六七人者或六
人或七人也太平御覽禮儀部漢舊儀曰禮后稷於東南
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
四十二人爲民所農報功然則冠者童子皆是舞人而五
六六七則合七十二人之數又晉張協洛禊賦童冠八九
八九亦合七十二人疑漢晉時雩禊之制本用七十二人
而遂以論語所云五六六七以巧合之也又漢唐扶頌四
遠童冠摳衣受業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此以童冠爲曾點
弟子是習論之說而隸釋載貝興宗答洪丞相書指七十
二子失之遠矣宋氏翔鳳發微云詠是歌詩所歌蓋絲衣
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繹賓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
以靈星爲龍星龍興靈辟之轉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
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
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
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
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

允以為二月祭並非稷正要之靈星之祭即左傳龍見而
雩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堂何休公羊莊三年
傳注上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篇曰自堂徂基又
云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兕觥其觩旨酒思柔皆饋酒食之
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今案靈星一歲再
祀乃是漢制宋君亦譏以為周禮稱以古論解此節為雩
祀自是勤恤愛民之意其時或値天旱未行雩禮故點即
時言志以謳當時之不勤民者家語弟子解會點疾時禮
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
下以浴沂風舞雩為禮教正與論衡所云調和陰陽之旨
合乃漢人解此文又譏會古論之義以禊當舞雩月令季
春天于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者
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張協洛禊賦
顧新服之旣成將祓除於水濱又云禱朋棱黨童冠八九
亦同蔡氏章句之說沈氏壽十經齋文集云攻祓禊之禮
於古無徵晉書束晳傳言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
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吳均續齊諧記不足為據
宋書禮志續漢志注補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
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則亦以為溱
洧之淫俗非鄭洛之盛則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

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蓋鄭舉漢法以況周制西京雜記載戚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禊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續漢禮儀志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為大絜是西漢始於宮閣東京則沿為民俗古祓禳皆除惡之祭女巫之祓除卽女祝之禬禳禮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注謂鼎有積尸大陵之氣佚則厲隨而出行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招弭皆有祀衍之禮杜篤祓禊賦謂巫咸之徒秉火祈福猶存古制魏晉以後但以絲竹觴詠爲樂而蔡邕張協之徒且以論語舞雩當之匪特義與古訓抑更事乖前典案沈說是也月令磔禳卽春離之禮後世祓禊卽其遺俗與舞雩為請雨祈穀實者各別此則蔡張誤會古論之旨姿以祓禊當舞雩也○注思所以對故音希○正義曰說文云稀疏也稀從希聲希有辭少之義蓋點闇夫子問己而思所以對故鼓琴略緩而其音稀疏也○注置瑟至之聲○正義曰注以置訓舍起訓作故云置瑟起對也說文與具也與與揆同周官大司馬揆車徒謂具車徒也具者備也鐙爾投瑟之聲者投亦置也投瑟當作投琴○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筆解

引此注作孔曰莫春爲季春三月者莫晚也季少也凡四時首月爲孟次月爲仲末月爲季此三月是春末月故言季春三月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仍用夏令則莫春謂建辰月矣單袷者夏小正云二月往耰黍禪禪與單同玉藻云禪爲絅凡衣有裏曰袷無裏曰禪說文云袷衣無絮史記匈奴傳服繡袷綺衣注引字林與說文同今人稱裌衣亦袷之轉聲凡單袷皆是春服故注舉以言之風涼於舞雩之下者言魯人時正舞雩點往其下得風涼之適體也後漢書王符傳仲長統欲卜居淸曠以樂其志論之曰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與此包注意同爲魯論說也惟風字作諷或係假借李賢注以古論之義解之非也○注善點獨知時○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善其能樂道之時逍遙游詠之至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注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注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

正義曰夫子何哂由也皇本夫子作吾子曰爲國以禮曰上有子字唯求唯赤二語皇邢疏皆謂夫子語是也夫子以求赤所言皆爲邦之事而求祇言能仕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地赤祇言能爲小相則所言皆讓與子路異故夫子反言以明之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安見非邦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安見不能爲大相而二子之言皆讓故無可譏議也安見釋文作焉見云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盧氏文弨攷證曰古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校者不知因云今本無釋文又云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皇本唐石經初刻均與釋文一本同又皇本小大下各有相字

高郵夏崇術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五

寶應劉寶楠學

顏淵第十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注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注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正義曰克皇本作剋克己復禮所以爲仁由己義同左昭十二年傳言楚右尹子革諷靈王以所招之詩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克己復禮爲仁乃古成語而夫子引

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己誠爲仁人必知之故能歸仁己得成名也言天下者大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禮記哀公問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歸亦祇是名謂之義先致諭云漢長安令楊興說史高將軍誡名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大尉鄧彪海內歸仁爲羣賢首言甚夸大而不嫌於僭悖者祇稱名也今案漢書王莽傳贊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後漢書郎顗傳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並以歸仁爲稱仁禮記禮器云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鄭注以懷仁卽歸仁懷歸並訓稱也○注克己至仁矣○正義曰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轉相訓此訓約者引申之義顏子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如約束之約約身猶言修身也後漢書安帝紀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鄧皇后紀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祭遵傳克己奉公何敞傳宜當克己以醻四海之心凡言克己皆如約身之訓法言請勝己之私之謂克此又一義劉炫援以解左傳克己復禮之文意指楚靈王多嗜慾誇功伐而言乃邢疏卽援以解論語朱子集注又直訓己爲私並失之矣復反者反猶歸也吾將有所視聽言動而先反乎禮謂之復禮非謂己先有私己先無禮至此乃復也

顏淵曰請問其

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注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注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正義曰勿者禁止之辭視聽言動皆在己不在人故為仁由己不由人也動猶行也謂所行事也禮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蓋視聽言動古人皆有禮以制之若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及賈子容經所載皆是其禮惟能克己復禮凡非禮之事所接於吾者自能有以制吾之目而勿視制吾之耳而勿聽制吾之口而勿言制吾之心而勿行所謂克己復禮者如此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所以安其情也周語單子論晉侯事曰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故不可不慎也然則視聽言動古人皆致慎之所以勉成德行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樂記云是故君子反情以

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即此文所嚴非禮諸事也。注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正義曰目者如人目有所識別也凡行事撮舉總要謂之目注言條目者非止一目當有細數若木枝條也古人爲學皆有數記所以備循習戒遺忘故此注言條目知必有之也鄭注云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是目爲事之要周官簭人四曰巫目注云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亦訓目爲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注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仲弓問政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古論然前後章皆是問仁不應此爲問政史記誤也出門謂出大門與人相接昭時也如見大賓見謂往迎賓也賓位尊於己故稱大也凡迎賓之禮

賓降等者於門內賓敵者或尊者皆於門外此言出門如見
大賓故知是尊於己也承者說文云承奉也受也如承
大賓如承大祭言仁者能敬畏人故能愛人也左傳三十
三年傳晉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亦古有此語而臼季及夫子引之傳言承事此言使民文
略不同施猶加也韓詩外傳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
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
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
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外傳此言觀之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則己所欲必又當施諸人故孟子言仁者得
民之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也翟氏灝
考異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是勿
施二句亦古語在邦謂仕於諸侯之邦在家謂仕於卿大
夫家也觀下篇子張問士夫子告以在邦在家可證包注
以在邦指諸侯在家指卿大夫失之矣在邦在家
無怨者言仁者愛人故人亦愛之無可復怨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注】孔曰訒難也牛宋人弟
子司馬犂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

得無訒乎(注)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釋文訒或作仞案仞是段借字汗簡引古論作㓞鄭注云訒不忍言也此注文不備莫曉其義包慎言溫故錄公羊宣七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訒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案依何氏意似訒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其情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云訒不忍言也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公牛憂之情見乎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訒而言之蓋訒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案包說或得鄭義若然則爲之猶言處之也斯謂之仁矣乎皇本斯下有可字矣乎上有已字○注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正義曰說文訒頓也頓與鈍同此訓難者引伸之義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認楊倞注認難也認與訒同犂爲宋桓魋弟故曰宋人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是牛名耕不名犂此注不知何本○注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

正義曰此以言爲言仁則上文其言也訒謂仁者不輕言仁也皇疏引江熙曰禮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爲難故不敢輕言也案此注亦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注 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注 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正義曰皇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注牛兄至解之。正義曰不憂不懼即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之義亦謂牛憂懼夫子以不憂不懼解之夫桓魋謀亂有覆宗絕世之禍牛爲之弟豈得漠然無動於心孟子謂越人關弓射我我談笑而道之其兄關弓而射我則己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爲親親乃爲仁今牛以兄爲亂常致憂懼乃人倫之變人情之所萬不能己者而夫子解以不憂不懼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

悖義傷教違失此經之旨云自宋來學者據桓魋未作亂司馬牛來學於夫子時也。注疚病也。正義曰疚病爾雅釋詁文禮中庸云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鄭注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注鄭曰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爲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注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正義曰商聞之謂聞諸夫子也錢氏大昕潛研堂集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案錢說是也論衡祿命辨祟篇引此文皆作孔子語可證戴氏望注云牛以魋

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言命以寬牛之憂明有命當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為李氏惇羣經識小案向魋既奔衞牛致邑與珪而適齊及魋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因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有命謂祿命也有命在天互文見義敬而無失謂修己以敬無所放失也四海之內皆兄弟言四海之內皆與吾親如兄弟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上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說苑雜言篇夫子曰鐵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皆下有為字阮氏元校勘記鹽鐵論和親章及文遜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有為字○注牛兄桓魋行惡亾無日我為無兄弟○正義曰邢疏云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徙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衞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亾之事也案魋弟尙有子頎子車並黨惡魋況向巢伐魋不克

欲質大夫以入不能亦入于曹後遂來奔故曰我爲無兄弟明不專指魋一人言。注君子至兄弟。正義曰注以爲與人雖當恭而有禮然人人不皆賢又牛正以兄弟不賢爲憂故以疏惡友賢言之九州者周仍夏制有九州見職方氏注以經言四海嫌有四夷荒遠故但舉中國以九州言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注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注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正義曰明者言任用賢人能不疑也荀子解蔽篇傳曰知賢之謂明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覩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漢書五行志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壄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觀班志所言是明謂知人周書謚法解譖訴不行曰明然則夫子答子張亦是舉明謚告之矣說文譖愬

也從言朁聲訴告也從言㡿聲𧦝訴或從言朔愬訴或從朔心五行志引論語愬作訴當爲訴或體遠者言明之所及者違凡民情事無不周知也漢書劉向傳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讒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由向此言觀之凡人君信譖愬之言皆由君心多疑所致多疑卽是不明也荀子致士篇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是衡聽顯幽乃絕譖愬之萌漢書梅福傳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如此則讒賊奚由而至卽有一二宵小姦施譖愬而人君知人之明終不可欺掩之也○注譖人至內實○正義曰說文寖本水名此作浸卽寖之省廣雅釋詁寖漬也寖積也潤益也漬也漢書高五王傳事浸淫閒於上顏師古注浸淫猶言漸染也此言譖者徐徐用言來說已如水漸漬久之生潤澤令人常不覺也皮膚外語非其內實者說文臚皮也膚籀文臚釋名釋形體膚布也布在表也愬者本無情實

而徒爲皮膚外語故曰膚受以其在外所受非內實如此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膚受謂皮傳之不經于心胸即馬義也陳氏鱣古訓曰後漢戴憑傳注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按此與馬說小異似是鄭注今案皇疏亦謂馬此注與鄭不類而末引鄭注之文今戴憑傳注以受爲聽者所受後漢張法滕馮度楊傳論膚受之言互及李賢注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正戴憑傳注所引論語注之義此與馬注膚受爲喻言不同故皇氏陳氏皆各辨之然聽者旣已受之奚有不行之明終是馬義勝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注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正義曰足食者禮王制云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

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藏穀以備凶荒周官倉人云掌粟人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也足兵者說文云兵械也从廾持斤并力之貌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兵本戰器因而執兵之人亦曰兵左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皆謂士卒也此文足兵去兵兼有兵器與人顧氏炎武日知錄謂以執兵之人為兵始於秦漢非也春秋穀梁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金氏鶚禮說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為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為正卒三遂為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偏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偏境出之令案兵制咸有定額所以患不足者容民貧寡不及出軍之數又平時武事多未講車甲朽頓備防不設此雖空有兵籍實則不足觀公孫輒言魯有名而無情而晉車千乘衛車甫及其半皆

由兵不足之故故駼牝三千詩人以美衛文公車千乘之公徒三萬閟宮又美魯僖可見當時兵多不能足也民信之者民字當略讀信謂上予民以信也大戴禮王言云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又晉語箕鄭對晉文公曰信信於君心信於民信於令信於事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咸以信為政要故夫子言道千乘之國亦云敬事而信也民信之與足食足兵為三政故子貢言於斯三者鄭注云政有此三者則國彊也言國彊者明夫子此言為國貧弱言之若本彊國但須民信之不煩言足食足兵矣不得已而去者言三者本不宜去若不得已如國凶札禍裁之類政不及備者乃去也去兵謂去力役之征周書糴匡解年饑則兵備不制又云男守疆戎禁不出是凶歲去兵其時雖輕徭薄賦然食政猶未去所謂凶年則寡取之者也去兵而有食與信與民固守自足立國也去食者謂去兵之後勢猶難已凡賦稅皆蠲除周官均人所謂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

收地守地職又發倉廩以振貧窮周書大匡解農廩分鄉鄉命受糧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是凶荒去食也若信則終不可去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明去兵去食極其禍難不過人君國滅身死然自古人皆有死死而君德無所可識民心終未能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況民戴其上如手足之衞身子弟之衞父兄雖値危難其猶可以濟是故信者上所以治民之準也苟無信雖足兵足食猶不能守況更値不得已而兵食皆將去之乎晉語云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人何匱之有可知信能立國雖箕鄭亦知此義矣鄭此注云言人所特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引季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軥之所尚自古有不亾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已苟存非不亾已也皇本民信上有令字釋文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又去兵下子貢曰皇本無子貢二字無信作不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注鄭曰舊說云棘子成

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注 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注 孔曰皮去毛曰鞟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

正義曰棘子成皇本成作城何以文爲以用也爲語助辭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篇雖多亦奚以爲何以伐爲無以爲也訓義並同夫子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棘子成或聞其語妄以君子但當尚質不必用文故子貢惜其說君子爲易言雖追悔之無及於舌也文猶質質猶文者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文質皆所宜用其輕重等也虎豹犬羊皆獸名鄭注云鞟革也革者皮也詩載驅正義引說文鞟革也今本說文作鞹云皮去毛也與詩疏所引異然鞟爲革凡去毛不去毛皆得稱之不必專主去毛一訓周易象下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此文虎豹之鞟喻文犬羊之鞟喻質虎豹犬羊其皮各有所用如文質二者不宜偏有廢置也

皇本作鄴說文亦引作鞹又犬羊之鞟下皇本有也字。注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正義曰稱舊說者著所自也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宓傳作革子成革通用如詩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列子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莊子逍遙游湯之問棘也皆可證莊子釋文引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鹽鐵論相制篇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膠鬲棘子疑棘子本殷人衛居殷都棘子成即棘子後也知爲大夫者以子夏云夫子當時稱大夫皆爲夫子也。注惜乎至不及。正義曰說文云駟一乘也詩清人箋駟四馬也言出於舌過誤一成雖駕馬追之亦無及也緇衣注云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注皮去至羊耶。正義曰注以文猶質質猶文即說棘子故解爲文質同謂棘子成同文於質無所分別故喻以虎豹犬羊咸去毛則皮亦無所別也然棘子棄文用質非有文質同之見注此義失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

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
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注孔曰
孰誰也　正義曰釋文云饑鄭本作飢舊有一說云哀公十
二年十三年皆有螽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
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愚謂此問當在十二年用田賦之
前故云二吾猶不足明據宣公稅畝爲用二也但哀公十
二年以前春秋未書年饑疑當是穀收歉薄未至成災抑
因用不足故爲此言若在哀十二年後則與二吾猶不足
之文不合殆未然也俞氏正燮癸已類稿哀公言年饑用
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
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
民庶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
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
供故爲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卿從無年饑不
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
政十二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謀
至計蓋用非米粟也徹非賦役也百姓者說文云姓人所
生也民不一姓故稱百焉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言貨財

皆出於民百姓足用君亦足用也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者言百姓不足用君亦不足也與如取與之與漢書谷永傳與作予通用字荀子富國篇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淮南子主術訓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二文並足發明此文之旨說苑政理篇魯哀

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與此章問答正同。注周法至通法。正義曰邢疏云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也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譏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詩甫田

孔疏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云則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夏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其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八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旣有此言由是羣儒

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案詩疏引申鄭義甚詳辨然鄭氏以徹法爲諸侯郊內貢郊外助因訓徹爲通近儒亦不從之而多以趙岐孟子注爲然劉熙注孟子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與趙岐義同案說文則徹本訓通勶下云發也趙劉以徹爲取或卽勶之叚字然孟子云徹者徹也就本字爲訓似不煩叚藉則鄭義爲長稼人職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姚氏文田求是齊稿謂斂法卽徹法蓋徹無常額惟通豐凶及君民計之合百畝而以十畝之入爲稅此徹訓通之義鄭君但言通率什一者欲明徹制與貢助相通其取於民無不通計可知至郊內貢郊外

助不獨文見孟子卽以載師任地證之王畿內外既歛法各異則謂諸侯邦內郊外歛法不同亦奚疑也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此與鄭君訓同義異且未言徹制何若其義終難明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正義曰匠人疏引此注作鄭曰或鄭亦有注而僞孔襲之據鄭上注云周制什一而稅則此二爲什而取二矣此卽指宣公稅畝之事至哀公遂有子之諫復用田賦比什二爲益重宜乎至孟子時亟亟以薄賦歛爲仁政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注孔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注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注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

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克已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言也古訓多協韻以便蒙誦案崇德者爾雅釋詁崇高也謂於人之有德尊崇之也主忠信者鄭於學而篇注云主親也言於忠信之人親近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言其人非有可愛可惡之實已但任情愛惡之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之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迫窄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又云人情之偏愛惡爲甚而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徹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謹案樂記云著則賢不肖別矣著猶明也孔疏云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然分別矣今此忽云愛忽惡是好惡未著故賢不肖亦不能辨非惑而何釋文云惑本亦作或案說文惑亂也惑或爲古今字皇本崇德也無也字愛之欲其生三句下各有也字誠毛詩作成○注辨別也○正義曰辨別亦常訓說文辨判也判別義同○注愛惡至惑也○正義曰愛惡當有常者言愛惡不失其理則能有常不至變異也一欲生之一欲死之謂一念欲生之一念欲死之此總釋經文愛之欲其生四句之意漢書王尊傳公乘興等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

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聲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觀此文所引其義益明。注此詩至非之。正義曰詩關雎疏引此注首句云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句也文較備祇適毛傳文鄭彼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不足以得富卽此注不可以致富惟成誠二字各就文爲訓其實毛詩作成亦誠之叚借自異人道卽是惑故取其義以非此之惑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孔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注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見史記齊太公世家周書謚法解布義行剛曰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言君當思所以爲君臣當思所以爲

臣父當思所以爲父子當思所以爲子乃深察名號之大者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纏堅也厲志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君臣父子稱名之實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又云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幼之義此先王之所愼而治亂之紀也左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敎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晏子所言正與夫子答齊侯意同阮氏元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

注當此之時陳恒制齊。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引狄惺菴曰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踰年卽反魯是時陳氏爲武子開字子彊見昭二十六年左傳無宇之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爲陳恒案狄說本孔子世家觀此益知僞孔之謬。注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武五子傳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亾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卽此注將危之意陳氏至太公和遷齊康公海上自立爲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兆已見故注云然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注 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 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鄭注云片讀爲半半言爲單辭折斷也惟子路能取信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也案說文片判木也从半木片半一一音之轉故鄭注卽讀片爲半漢書李陵傳令軍士人持一半冰注引如湻曰半讀曰片此其證也片旣讀半義亦從之故釋文所載片半之訓卽是隱括鄭義非鄭別有注也

半言爲單辭者書呂刑云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是獄辭有單有兩兩者兩造具備之也單則一人具辭後漢光武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單辭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皆謂片言也折斷者說文浙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折篆文浙从手魯讀折爲制今從古者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中篇引作折則刑是折制字通說文制裁也从刀未剌古文制如此此與折斷音訓相近廣雅釋詁制折也大戴禮保傳篇不中于制獄即折獄也鄭以作折作制義同而古論出自壁中無煩改讀故定從古也惟子路能取信者言子路忠信能取信於人也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者言人既信子路自不敢欺故雖片言必是直理即可令依此斷獄也說文獄确也从狀从言二犬所以守也鄭異義駁云獄者埆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此云斷獄謂決斷獄中所訟事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古折民獄訟必用兩辭故周官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先取兩券而合之使兩造獄詞各書其半即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復具一書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辯答之辭于其中即今兩造兩口供也是折獄之法前券後契必得兩具券不兩具即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凡不費券即自坐不直不候上于朝而遽斥之是也契不兩具

則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聽王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半券半契總無折理惟子路明決單辭可斷在他人豈能之案毛說與鄭義略同然鄭言子路能取信故所言必直本非誣控故無須對質如此乃可令斷獄明子路以忠信感人不比如毛氏所云明決已也原鄭之意亦以片言折獄不可爲法故若所言必直方可令斷獄否則仍須兩辭矣僞孔注亦與鄭同孔穎達書呂刑疏引此文說之云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敢自道其長委彌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也此與論語皇疏所載孫綽說同焦氏循補疏即依爲說義涉迂曲所不敢從

子路無宿諾注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

正義曰說文宿止也引申之有久義漢書韓安國傳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注宿久畱也諾者應也子路有聞即行故無畱諾其於折獄亦然蓋折獄一定即予開釋不使訟者受羈累之苦此子路忠信之事故記者類記於此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行事勿畱注凡行故事勿稽畱之即此義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上有子曰字與釋文所載或本合然夫子口中不應稱子路或本非○注宿猶

至豫諾○正義曰管子地圖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公羊桓元年傳注宿者先誠之辭並與豫義相近毛氏奇齡四書改錯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苟者急則輕諾矣據左傳小邾射要子路盟而子路辭之是不許諾也及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于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知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證案此注亦通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注王曰化之在前

正義曰聽訟者言聽其所訟之辭以判曲直也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已與人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己

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之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加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潛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最是難能正如勝殘去殺必侯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祇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漢書買誼傳注言使吾聽訟與眾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酷吏傳注言使我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訟為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注與人等○正義曰言聽訟吾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其者弗獨有也是與人等可知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引鄭此注云：身居正位，不可懈卷。是鄭以居爲居位。卷即倦之省。釋文云：倦亦作劵。鄭君攷工記注：劵，今倦字也。疑書鈔所引鄭注本是懈劵，轉寫作懈卷也。詩假樂云：不懈于位，民之攸墍。管子形勢解：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起事則不成。○注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取信者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曰：釋文云：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案皇本有君子，皆因前篇致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正義曰：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

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孔氏廣森補注彼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爲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惡矣故君子不爲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注 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正義曰子帥以正趙岐孟子章指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引此文並作子率而正皇本亦作而正說文達先道也經傳省作率段借作帥帥佩巾也別一義大戴禮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又王言篇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樸商慤女憧婦悾悾並與此章義相發○注肆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魯有三卿季孫爲司徒是上卿故爲諸臣之帥言此者明帥諸臣同歸於正百姓孰敢不正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即此注義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注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正義曰說文云竊私利物也左文十八年傳竊賄爲盜當康子時魯國多盜故康子患之雖賞之不竊者說文賞賜有功也盜自中出曰竊上言盜此言竊者互相訓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然則民之竊盜正由上之多欲故夫子以不欲曉康子也荀子君子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庶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出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與此章義相發張栻論語解引張橫渠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案此說卽孟子民

有菽粟如水火焉有不仁之意於義亦通皇本不欲上無之字○注欲多至所好○正義曰欲生於情故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慾字說文不載此云情慾者從俗作之刑疏云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案緇衣篇亦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注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注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正義曰說文殺戮也釋名喪制云罪人曰殺殺竄也埋竄之使不復見也子為政焉用殺者言子為政當以德化民不當先用殺也說苑政理篇引此經說之云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彊國先刑而後

德鹽鐵論疾貪篇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又云政敎闇而不著百姓顚蹶而不扶猶亦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敎後於刑又申韓篇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皆言爲民上不負用殺也子欲善而民善者言子苟欲善雖無道之民亦化而爲善復申言不必用殺之效也賈誼新書大政下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又云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是其義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者邢疏此爲康子設譬也在上君子爲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韓詩外傳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不可殺也夫民爲不善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敎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疑父子訟卽此康子所指無道之事然荀子宥坐則在夫子爲司寇時傳聞異辭要亦爲此文合證也皇本德風德草下並有也字釋文云尙本或作上案孟子滕文公篇亦作尙○注偃仆至於上○正義曰趙注孟子云偃伏也仆伏義同趙云尙加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此注云加草以風亦訓上爲加也說苑君道篇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

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知慮常欲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黨多

正義曰達者通也通於處人處己之道故行之無所違阻所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即達義也在邦在家謂士之仕於邦家者也質直而好義

者謂達者之為人樸質正直而行事知好義也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言心存敬畏不敢忤慢人也如此則伋往威宜雖不非名譽名必歸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乎病下人不知事實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終共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之論達與夫子略固皆謂謹身篤行不非聲聞者也若夫聞者多是虛僞故以仁之美德而色取之不顧其行違也身居於仁而若無所疑也如此以得名譽是之謂聞荀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竊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觀此則聞乃聖人所深惡漢書王莽傳贊干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以恭之姦

朋于義傳子可說篇察者有志也於當察有且堂邪
黨則日與蒸踰甚故言慮復曰俞人順言至恐難亦
比眾此擠敬。是君觀郎語天氏是情觀下其與是
周好解同擠正然子色無耳下樾常以色人以為好
故必邦卑節義馬內大慮亦大平欲施更。聞仁為
能察家退退曰注注氏亦或氏議以也下正郎夫聞
在不必也讓此亦而以猶止無云下志人義為子人
家致聞尊以易未外下大言慮按人慮也曰達恐故
在為之擠明謙誤馴人氏慮皆廣所者知謙也其讓
國所故傳禮卦此每也也賈鑄雅謂志其退皇於說
皆惑言首荀象當以馬慮誼金釋君之所者本仁珍
有也所義子辭並下以以傳錢訓子所欲言夫亦行
名顏稱並仲尊存人志下慮矣曰無慮者達達是不
譽師譽同尼者。其慮人無無無眾也言者夫色免
即古之。篇卑注句說之不慮慮寡察於常聞取震
本王者注蒸約謙法之慮帝與都無言人有下故鶩
馬莽皆佞敬也尊郎非乃制大凡小觀既謙無於朕
義傳是人而曲而本是無而氏也大色察退也聞飾
注佞黨傳禮光之大慮天同漢無不觀之字者也
黨多楊云卑此元之子古書敢敢而志。亟子
若。依故而案元慮自人食慢有知故注斥張
君正注君不俞瑩言為自貨者加之能常之堂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注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注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正義曰言舞雩之下者明時魯雩祭樊遲從夫子往遊其下也崇德脩慝辨惑者此當是雩禱之辭以德慝惑爲韻如湯禱桑林以六事自責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者攻猶責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解此文謂君子以仁造人義造我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外也忿者廣雅釋詁云怒也以及其親者春秋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云及者何累也論衡明雩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戴氏望論語注云春秋昭廿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從遊有感昭公孫齊之事因以發問事勤也先勤求賢者任之以政乃能得民昭公不用子家覊失民失政

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公曰吾何僭乎哉是攻人之惡不知攻其惡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弒之而敗焉走之齊是不忍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宗廟惑之甚也時哀公亦欲去三家故徵其辭以危其事案戴氏此說本之宋氏翔鳳發徵與論衡刺魯之義極合皇本無攻人之惡無作毋○注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正義曰禮祭法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又雩宗注云水旱壇月令雩帝注云爲壇於南郊之旁水經泗水注言魯雩壇高三丈在魯縣故城南雩門之外此注兼言墠者壇外平地時亦除治之卽爲墠也知有樹木者周官大司徒言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社稷是壇有所宜之木此雩壇亦當有樹木可知○注慝惡也脩治也○正義曰左傳十五年傳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注隱惡非法所得周官環人察軍慝注慝陰姦也脩與修同廣雅釋詁脩治也此常訓○注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正義曰注說非解後字爲自然之辭尤不合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注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

人則皆化爲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
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
乎注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皐陶不仁者遠矣
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注孔曰言舜湯有
天下選擇於眾舉皐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正義
曰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
知賢荀子君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
是愛人知人爲仁知之大用樊遲未達者宋氏翔鳳發微
云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卿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
能官人遲之未達職此之由案遲未達當更有問辭令無
文者略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言舉爾所知之直
者錯諸枉者之上卽是知人也錯釋文引或本作措樊遲
又未達夫子所言之理不敢復問故退見子夏告之也鄉
皇本作嚮釋文鄉又作曏同說文云曏不久也不久者言
日近也阮氏元校勘記曏正字嚮俗字鄉叚借字富哉言

乎皇本言上有是字鄭注云皐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案書
舜典命皐陶曰汝作士孟子萬章篇亦云皐陶爲士不名
士師也疑師字誤行周官有士師屬大司寇以下大夫爲
之庭文五年傳皐陶庭堅又十八年傳高陽氏才子八人
有左堅杜注庭堅庭皐陶字是皐陶號庭堅也伊尹湯臣
說文伊字注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疑伊是
氏尹是名說文所云尹治者就文說之若白虎通說顓頊
帝嚳堯舜皆有聖德之義是也鄭注尚書謂伊尹名摯與
孫子用間篇合摯爲名則尹爲字可信也宋氏翔鳳發微
云子貢知孔子之意必堯舜禹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
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言選舉之事日云云公羊隱元年
何休說當春秋時慶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絶之以
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
以危亾故皆錄之隱三年何休說禮公卿大夫士皆遐賢
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
小人居之必奪君子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
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議於卒者亦不可造
奚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絶之明君案見勞投賞則衆譽
不能進無功衆見惡行誅則罪言[illegible][illegible]退無罪此春秋議
世卿之義蓋卿大夫世則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

以不知人爲患故子夏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賢以明大法漢書王吉言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鶩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卽論語之義富哉言乎富者備也必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後用人之法備○注舉正至爲直○正義曰左襄七年傳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小明詩傳能正人之曲曰直曲者枉也枉爲直者所正其必皆化爲直可知○注言舜至至矣○正義曰選擇常訓不仁者遠言不仁之人自知枉曲皆遠去也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傳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杜注稱舉也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卽此注不仁者遠仁者至之義其不仁既知遠去必亦化而爲善故能使枉者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注包曰

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正義曰責善朋友之道也然不可則宜止不復言所以全交亦所以養其羞惡之心使之自悟也皇本而下有以字道作導不可作否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注）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注）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也以文會友謂其處一學者也爾雅釋詁輔俌也引伸之有佐訓禮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說苑說叢篇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注友以文德合○正義曰文德者言所學文皆在德也爾雅釋詁會合也亦常訓

高郵夏崇雅校刊